

集部

震川別集卷二下

明 歸有光 撰

應制策

浙省策問對二道

問今之浙省古會稽并鄣郡之境儒林之盛著於前史古未暇論自洛學浸被東南而浙士有親及程氏之門與受業于其門人者其人果可稱欤朱

子集諸儒之大成陸子静崛起江右二家門人傳受之緒其可述歟其與朱子並時而起者果亦有聞于道歟其能纂述朱子之學亦有可言歟其以文章名世者于道亦有所得歟諸士子生長斯地景行先哲久矣願相與論之

執事先生以淅中道學之傳下問承學顧愚非其人何敢與聞于斯然古者祀先聖先師于學所謂先師即其國之賢者明有所嚮仰也淅之諸君子愚生亦竊識之

矣昔楚威王有問于莫敖子華子華對以楚之先令尹子文以至蒙穀五臣之事楚王太息嘉其能善語其國之故吾浙之儒者所謂齊魯諸儒于文學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敢無述馬葢嘗謂士之所以自成者莫貴于學學莫貴于聞道知所以求道矣而後知其所以為學知其所以為學矣而後能有以自成其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難也秦漢以下其經學文章功業節行稱于天下代不乏人而大要歸于不知道而以氣質用事故

其所就不能庶幾于三代葢千五百年而宋河南程氏起而紹明之其澤流被于閩粵閒此朱子所由以得其傳者也至于兩浙又河洛閩粵所漸被者也然程子之門惟游楊謝號稱高第弟子而吾浙之士及門者周行己能發明中庸之道浙中始知有伊洛之學而劉安節戴述知求成已之方以文行推重而元承天資近道敏于問學此門人之尤章著者也自龜山載道東南學者多從之遊而宋之才能得程氏正脉楡樗推明中庸大

學論語之旨王師愈從受易論朱子稱其有本有文德望為東州之冠此受業于程氏之門人者也自羅從彦從學于龜山再傳而為李侗侗授之朱子學者以為程氏正宗陸九淵起于江西超然有得于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二家議論初有不合其全體大用之盛皆能不謬于聖人其學皆行于浙中輔廣徐僑初事呂祖謙後從朱子偽學之禁學者解散廣不為動而五經解詩童子問多所發明僑以朱子之書滿天下不過割裂掇

拾以為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以言者葢鮮其學一以真實踐履為本禁味道對策率本程子告人主以帝王傳心之要然朱子門人黄榦為最著何基師事榦得聞淵源之義王栢捐去俗學從何基基告以立志居敬之旨金履祥事王栢從登何基之門論者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髙明剛正似謝上蔡而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充于已者也其後許謙學于履祥其學益振及門之士著録者千餘人自基以下學

者所謂嫯之四先生以為朱子之正適者也子靜之門人則楊簡篤學力行為治設施皆可為後世法清明高遠人所不及而袁燮端粹專精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能精思慎守則與天地相似舒燐刻苦磨勵改過遷善沈煥人品高明不茍自恕朱子嘗言與子靜學者遊往往令人自得葢浙中尤尊陸氏之學而慈湖其倡也二家門人相傳之緒于嫯之四先生四明之楊氏可謂光明俊偉能紹其傳者矣雖末流門户各異而朱子所謂

子静平日所以自任欲身率學者一于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于其間者其為㑹出千古不可誣也今推原程子之學自龜山至于朱子朱子之後為婺之四先生象山之學雖行于江西而慈湖為最著則伊洛閩粤江西之學豈復有盛于吾浙中者哉虞集有云汝南周氏繼顔子之絶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于曽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于孟子者也顔曽之學均出于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

而用力有不同焉者耳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妄議哉此可以為二家傳授之定論也呂東萊以關洛為宗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陳傅良于古人經制治法討論精博陳亮才氣高邁心存經濟王禕以為考亭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廣漢張子東萊呂子皆同心勠力以閑先聖之道而當其時江西有易簡之學永嘉有經制之學永康有事功之學雖其為說不能有同而要皆不詭于道者豈不皆可謂聖賢之學矣乎此與朱

子並時而起皆有得于道者也至于項安世黄震方逢
時史伯璿之徒無慮數十人皆發明朱子之道者也至
于以文章名世如黄溍吳師道吳萊柳貫皆為一代之
儒宗而貫與師道皆學于許文懿公而文獻公巍然獨
任斯文之重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以羽翼聖道謂文
辭必原于學術撥之聖賢之道無媿也宋景濂實出文
獻公之門遂為本朝文字之宗而國初設禮賢館景濂
與麗水棐琛龍泉章溢浙右儒者皆在焉國朝崇尚理

學實于是始則今日論先正之有功于斯道者豈可分道學文藝為二科哉抑士之相與為斯學者非苟為名也欲以明道也故天下貴之道苟明施之于世特舉而措之耳宋之君子不能大有為于世葢天命不欲與三代之治而世莫能究其用也而景濂獨謂諸儒後先相繼推明闡抉疏闢扶持理無不章事無不格雖聖賢復生于後世無以加矣卒未有能由其說而大有為于天下以為其有志者鮮也夫豈盡然耶愚生特于淅中道

學之傳敢因明問及之而道統之傳尚未之悉也伏惟

進教焉

問禹之跡逺矣尚書獨載九州所至葢已周四海之外而昔人乃云禹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逺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行逺不能造也及學者言禹事多竒怪史稱禹葢會諸侯江南計功會稽及杜元凱注左傳以塗山在壽春會稽與塗山豈二事歟會稽固今浙江之境也至少康

封其庶子于此以奉禹祀號爲於越由此越世世

爲君王矣果眞禹之遺烈耶入其地有覩河洛而

興思者諸士子皆越産必知其國之故請言之

昔之聖人開闢宇宙以濟生人萬世之下皆仰賴其功

德而思慕之況禹治水造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而

含氣之屬雖在四海之外猶知慕之況當時會羣后之

地子孫封守之國有不知誦述之者乎夫人之景慕有

同地而知思之者矣有百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有數千

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是其人之德之相去之逺也雖然以其人足為數千里之外思之而又同地則其思之何如也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三河天下之中帝王之跡多在焉後世之人考尋其故紀載其事惟恐失之太史公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至長老皆各稱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又南登廬山觀禹跡九江遂至于會稽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逆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

北自龍門至于朔方壯哉子長之遊其所感慨有餘思矣宜其為書能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成一家之言也夫唐虞堯舜之處今去之數千載而天下之人皆能識之以其功德之盛利天下于無窮也則夫遊觀聖人之地者雖數千載宜不能無感也自黄帝以來帝王莫不有都軒轅之都涿鹿顓頊之都帝丘高辛之都偃師帝堯之都平陽帝舜之都蒲阪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而黄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自岱宗

北逐獯鬻西至崆峒南登熊湘往往無常處及尚書載舜五載一廵狩至周猶因之則三代天子其遊常徧于五嶽矣蒼梧九疑之間紀舜之跡尤著歷世久遠而前古聖人之跡具在而帝王世紀皇覽之書其述備矣禹受治水之命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行跡所至葢周四海之外而世之論者乃以為山海經皆禹之所親至而紀述之以為東至轉木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捪天之山鳥谷青山之鄉窮髮帶方之國南至

交趾孫濮續樠之域丹粟沸水之際南族黄支之堵不死之望西過三危之阨巫山之下飲露之民奇肱之國北至大正之谷夏海之窮祝粟之介嵎彊之里積水積石之山此皆荒誕不可稽考張騫之窮河源班勇之記西域不能覩也大抵上古久逺故作者不經之論多託之而學者言禹事尤奇怪羽淵之龍紀其父石紐之生本其初台桑之合著其配觀河伯而受括地見六子而獲玉匱得黑書于臨朐覩綠字于濁水桐栢有鬼神之

書宛委出五符之要泰數著陽行之跡應龍有尾畫之
詭其荒唐不根甚矣而屈子猶勤其問郭璞直信其真
不知洪範錫禹九疇禹乃取其隂陽之數自一至九之
序耳豈實有神人為之手授乎惟㑹稽之㑹雖不載于
書而經傳猶有所據葢禹㑹諸侯江南計功非五載廵
狩之常典也傳稱禹望九山之南苑宛中者則意在此
久矣故為是非常之㑹也而禹之事終于此故百姓哀
慕之至今而左傳㑹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以為

塗山在壽春北酈道元以禹㑹諸矦防風氏後至禹殺之王肅家語塗山有㑹稽之名則杜預之説非矣而羅泌路史乃謂致羣臣于鍾山晉灼言㑹稽茅山故越絶春秋言禹登茅山朝羣臣乃更名㑹稽今㑹稽有禹村墟也又云禹捄水至大越上茅山今㑹稽在越中而防風氏之國在今武康則㑹稽亦非茅山矣禹之㑹羣臣非今之所謂㑹稽乎然云至大越而上茅山豈今之㑹稽即古之名茅山而非建康之茅山也吳録云本名茅

山一名覆釜蓋禹改之為今名也括地志云石箐山一名玉笥又名宛委山即會稽一峯也在今會稽縣之東而太史公言上會稽探禹穴所謂禹穴即在會稽山中而近世解者乃曠絶數千里而取巴蜀之禹穴亦誤矣禹既終于會稽故會稽之人思之是以少康封其庶子于此以奉守禹之祀號為於越此越之有國所以始也然傳至十數而中間國絶民復奉而君之是為甌越東越故越北界有禦兒鄉萬歳歴之說其事亦頗恠盖越

人之慕思禹而欲得其子孫之為君如此其後勾踐為王而與吳戰夫椒之敗保棲會稽得范蠡大夫種為之臣乘夫差之驕黄池之會以兵襲其國都卒復棲吳王于姑蘇之山故春秋於越入吳當是時越小國幾霸天下越垂絶而復興者亦以越人之慕思禹而欲其子孫之不亡如此其後王子搜患為君而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之丹穴即禹穴也方吳越之戰

迎之檇李敗之姑蘇敗之夫椒棲之甬東檇李即嘉興之醉李城也夫椒即太湖椒山也甬東即勾章之東海中洲也後數世王無疆為楚所滅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諸族于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濵于南海上蓋越人之慕思禹雖敗散而猶戴之為王為君也南海今台州之南海也無疆之長子後去瑯琊其次子蹄守歐餘之陽猶受楚封焉無諸保泉山漢立為閩越王其季餘善與孫揺又以海東隅地稱王號三越其地猶在今

會稽之域則雖至漢世而越人之慕思禹而猶戴之為君也太史公序越事蓋反覆歎禹之功大矣淼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乂安乃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强國北觀兵中國而推稱禹之遺烈其論東越列傳則謂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于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勾踐一戰稱伯至餘善滅國而其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而又歎禹之餘烈蓋越之世祀視三代之後最為久長實

以神禹治水之功在萬世子長之論不可誣也愚生生長越中覽臨安之勝觀錢塘之江潮思宋建炎百五十年都會之盛每慨然太息况思禹之績有吾其為魚之歎乎承明問敢述所聞要之其所懷者遠矣非誇詡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也謹對

河南策問對二道

問古之君子因時會竭忠讜建竑論卓然有稱於世紀諸史傳多矣今不暇槩舉姑取其最著者與

諸士子論之或舉世共稱而不無疵議或一時救獘而未為通方或言可經常而足以行之後代或意義深遠可為世主法誡者夫通達國體矣而其學出于申商潛心大業矣而其術流于災異經明少雙者被阿諛之譏然其言可廢歟博物洽聞者泥五行之傳然亦有可採歟語當世理亂晁錯之徒不能過其果然歟志在獻替其所論辨通見政體可備述歟至于竭誠奉國而理歸切要僎之政

論為孰是論諫本仁義而炳若丹青平生力學所得而為世龜鑑方之申鑒孰優夫學者稱道古昔所以規摹當世也數子之書繁矣抑可以擷取一二足以為警誡而備世務者庶幾于魏相條陳晁董之對蘇軾進讀陸贄之言用以觀經世之學

論天下之士非才不足以達當世之務非識不足以周事物之情非誠不足以攄獻納之忠務不達則其幾莫能中也情不周則其致莫能極也忠不攄則矯激以沽

名懐隱而多避狥私而少公怯懦而不盡其言莫能信也甚矣人臣之于君于其得言之時亦莫不有言而嘗失之是三者猖狂叫號以自試于萬乘之前而不自度且以售其欺冒之姦故井鼃不可語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蟲不可語于氷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語于道者束于教也持寸梃以撞萬鈞之鐘必不振矣世之説者曰諫之道天下之難為欲以觀其所易而閑其所難然後上下恬然而雍睦又以為臣能諫而必能使君之納

諫而後為能諫之臣此與韓非之說而憂其不合者何以異是皆懼攖人主之逆鱗而天下無忠義之言矣要之君子遭時遘會立人之朝其才足以達是其識足以周是其忍不為明主言之故知而不言言而不盡者非所以立人之朝者也是所謂謂吾君之不能為堯舜者也執事發策舉先代之論諫者以為問夫一世之君則一世之臣不知其幾也當時陳説者益多矣而史之所載彰彰者僅是以史之所載累而積之益多矣而執事

所舉者又僅是雖然言而中其幾極其致而忠誠足以感移人主垂法後世者又少也如執事之所舉皆其人也夫謂舉世共稱不無疵議者豈不以賈誼通達國體而出于申商董仲舒潛心大業而流于災異匡衡彼阿諛之譏劉向泥五行之傳乎漢高祖時同姓寡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諸侯王僣擬逾制匈奴數盜邊賈誼陳治安之策皆當世切務而或謂其明申商之學者獨以論諸侯王宜用權勢法制耳然衆建諸侯實事之當然

也與晁錯削七國異矣本三代之所以長久謂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太子正矣或謂誼與晁錯皆明申韓而錯則以術數教太子若保傅之篇使後世知三代教太子法者誼啓之也豈可與錯同論乎漢初制度疏濶誼欲改正朔易服色正官名興禮樂謂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秦置天下于法令刑罰而德澤無一有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夫刀筆

筐篋之間非徒漢事然也雖後至今數千年如此矣劉
向稱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
古伊管未能遠過可不謂然乎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
仲舒以賢良對策皆傳經義本天道曰王者欲有所為
宜求其端于天故聖人法天以立道天地之性人為貴
知自貴于物又曰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强
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
知則光大矣此孔氏之遺言七十子之徒莫能述也論

聖王之禮樂教化欲令當世人主改絃而更張之與賈生之旨不異而仲舒之淵源深矣自漢興以来天子與其大臣皆好尚黄老至孝武始興文學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實自仲舒發之故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至于今學者守之雖然自悳苟簡之治百世未能變也道同六藝用世操術則異者又未必軌于聖人也班固稱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羣儒

首其不謂然乎漢儒傳經皆有家法而匡衡明經說詩當世少雙所以其論奏粹然儒者之言曰朝廷者天下之楨榦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寛仁和惠則衆相愛曰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温良者戒于無斷湛静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化之

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曰審六藝之旨則天人之理可得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羣臣動有節文以章人倫夫端本養性審藝治內正儀皆人主之大法也衡能為此言而史譏其持禄保位被阿諛之旨與孔光等同譏以為恭顯用事不能犯顏直諫則然也然傳先王語其醞藉亦足稱賢矣劉向博聞通達古今作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畧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與

孟軻荀況司馬遷董仲舒揚雄並稱而譏切王氏尤發于至誠葢自恭顯之世其忠懇已見于封事矣曰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覽歷世之治辭必以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因論當世人主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寛容使得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繆戾乖剌文書紛糾毀譽混亂熒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紀是時恭顯用事善類蒙僇永光之詔亦自謂邪説空進事亡成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孝元固已自知之卒

以優游不斷墮先帝之業可為來世之永鑑矣向之學在洪範傳推迹行事比類相從緣箕子之意著天人之應世儒亦未可妄論也夫謂一時救弊未為通方者豈不以崔寔語當世理亂而有政論之作也漢之儒者言教化自賈誼董仲舒匡衡劉向皆極論之而王吉亦謂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行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而質樸日衰恩愛寖薄東京以後尤競察察鍾離意宋均魯恭第五倫之徒常以為言而杜林亦

譏後世不能以德而勤于法吹毛求疵詆欺無限桃李之饋集以成罪家無全行國無廉夫而仁義之風替矣崔寔獨著論謂漢承百王之敝數世以来政多恩貸馭委其轡皇路傾險欲峻法以求治以此為亂世之藥石仲長統稱其書以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右將不以其違權救弊為一時之所急耳若以此施于宮厎縱横之日是固其宜也寔之政論夫豈通方之論耶夫謂言可經常可以行之後代者豈不以苟悦志在獻替而有

申鑒之作也當建安之時政移曹氏天子拱手而悅自以時無所用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謂致政之術先屏四惡乃崇五政而以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為四惡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為五政悅之論非所以施于漢末顧自以抱王畧而不得志為奏以發之要其所施設皆平世法也可謂言簡而事該矣攷其正俗之論謂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

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貞定而已在上者審定好醜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文察實無惑詐偽以蕩衆志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巳也肅恭其心慎修其行而民志平矣漢氏所以凌遲災慼宦之權成鈎黨之禍夫豈不由于此即匡衡言四方楨幹劉向譏朝廷丱午皆此意也悦之申鑒豈非經常之法耶晉初士大夫祖述何晏老莊之論朝廷皆以浮誕為美武帝創業

法度廢弛劉頌竭誠奉公每有論奏該覈政體謂法禁寛縱積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繩下然至于矯世救敝自宜漸就清肅如行舟雖不横截迅流然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其救時矯世非急迫之論異于徒事一切敢于斷割者矣又謂聖王之化執要于己委務于下居事始以别能否因成敗以分功罪而羣下無所逃其誅賞尚書統領大綱歳終校簿賞罰黜陟之令權不歸于上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細過繆妄人情之

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無立人矣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謹密網以羅微罪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實在其中也故聖王不善碎密之案而責犯彊舉尤之奏頌之斯言實末世通患所以然者彼持天下之衡而未能公天下之大觀以為如此足以塞區區之責也亦類俗吏之所為耳由此言之頌欲矯激而不必任嚴切之法所以為賢于寔者也儗之政論則頌為是矣唐德宗時陸贄上言諫諍之道有九弊以好勝人恥聞

過騁辨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為君上之弊以諂諛顧望畏懊為臣下之弊論朝廷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不考實而務博訪求精太過嫉惡太甚程試乖方取舍違理循故事而不擇可否而褒才馭吏之三術則拔擢以旌其異能貶黜以糾其失職序進以謹其守常其欲人主悔禍新化要在捨已從衆違欲遵道遠憸佞而親忠直推至誠而去逆詐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其道易知而易行在

約之于心焉耳唐史稱其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如丹青蘇軾以為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如賛之言開卷了然聚古人之精英為治亂之龜鑑者也雖房杜姚宋克致清平考其道德仁義之旨蓋過之矣其論興亡之際謂天所視聽皆因于人天降災祥皆考于德非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而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

心從天下之欲不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者事之微也信哉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嘆曰損益其王者之道歟贊于天命人情之際可謂論之剴切者矣宋嘉祐間司馬光上言人君之大德有三仁明武以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為人君之仁知道誼識安危别賢愚辨是非為人君之明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為人君之武其論御臣之道有三曰任官信賞必罰謂國家采名不采

實誅文不誅意故天下飾名以求功巧文以逃罪欲博
選在位之臣各當其任有功則增秩而勿徙其官無功
則降黜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寛貸又
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先美難得而易失作
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為功從而救之者難為
力作惜時無遠慮必有近憂作遠謀燎原之火生于熒
熒作謹微華而不實無益于治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
五規先自謂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所學盡在

是矣又謂五規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也宋之仁宗可謂漢唐以來之令主矣當此時韓琦為宰相君臣皆賢迄不能如光所言豈以其分量有所止雖四十年深仁厚澤無以進于三代之隆為可惜也葢嘗讀其保業之規言天下得之至艱守之尤至艱自周以來離而合合而復離五代生民之類不盡者幾希太祖始建太平之基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五百餘年而已承祖宗艱難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人主

撫全盛之運知易離難合之天下土崩瓦解之勢常伏于至全至安之中誠不可一日而不兢兢業業者也唐自失河北以天下之力終不能取燕雲十六州沒于契丹宋南北遂至抗衡迄不能自支折而入于北若奄有唐宋所不能有之土其不為尤重也哉所謂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人也其所以愛吾人保吾土誠不可一念自放者矣夫陸贄司馬光其言固皆可以為萬世之所取法而申鑒之言亦不能易也文有博有約固不

得以優劣論矣執事欲取數子之書為可垂警誡而備世務者愚于前所陳蓋亦得其畧矣昔者嘗誦而論之雖其言散見于史傳而天人性命之理出焉詩書禮樂之道存焉治性正身之則著焉端本善俗之幾昭焉朝廷之所以順治百官之所以得職王化之所以隆國是之所以定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繫于此也夫謂意義深遠可為法誡則劉向山陵之奏與陸贄司馬光論天命保業此其尤諄切者也至于財賦兵農夷狄之大務

諸疏皆有之以明問之所未及亦未暇盡述也夫此數子者固皆一代之偉人其論議著于本朝載于後世視小儒齷齪暖姝勉強綴論而中無所有者真秋蟲之鳴也夫大人之言遠小人之言隘正人之言直邪人之言憸仁人之言恕賊人之言刻智人之言明昧人之言窒米鹽博辨非當施于人主之前也銖稱寸度非可以規天下之大也㕘苿成行瓶甌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炊非治萬乘之國也如此之類常形于奏牘則人主之聽

覽眊矣故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騂騮一日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伎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非有天下之才與天下之識而忠足以犯人主者其言必不文而其行必不遠噫安得起諸君子而與之言天下之事哉愚生狂愚亦頗有感于今世之務顧不敢以言未及而言之然竊有慕於魏相蘇軾之條陳進讀不勝忠愛之惓惓也

問今河南置省大梁包鄭衛梁楚潁川南陽之地前代人才之盛難以盡舉姑取當時任事為豫冀之産者各舉其槩與諸士子論之倶逢角逐之秋矣或運籌幃幄辭萬户之封或崇明王畧拒九錫之議其心迹何似並遇戚豎之嬉矣或依違順吉定左袒之功或守正嫉邪嬰滅頂之禍其道誼孰得負蒼生之望均也一以致山桑之衂一以致淮淝之捷其名實孰當際中興之運同也一以成述

作之能一以成應變之務其功名孰優屬時多難或負高志而不能免陳濤斜之敗或有膽畧而不能拒封丘門之入其才畧孰勝遭世治平識量英偉定社稷之策臨時果斷有大臣之風其德業孰隆諸士子尚論古人凡此者固所宜究心況其鄉之先哲乎其悉述以對

任天下之事貴乎善應天下之變而非其才德之全不足以當之才德純備是以能受之至大而不驚納之至

繁而不亂以輔世成治能使天下不傾而自居其身于安全之地其在我者則然而使其所遭之數有不然者是固君子之所不能必也書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此德之有以兼乎才者也徒德而已則椎魯樸鄙之徒也不可以語才書又曰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此才之本乎德者也徒才而已則輕儇疾捷之徒也不可以語德夫欲以任天下之事出于是二者皆不足以有成世因以為才德不足以集天下之事而又求

夫小才涼德用之何怪乎天下事曰以廢壞而不振也
昔成周作洛宅于土中謂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
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詩曰嵩高維嶽峻極
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人才之盛固有以哉如伊尹
太公申伯仲山甫卓然為王者之佐而管仲子産百里
奚孫叔敖皆有聞于世孔孟蓋論之矣今特因明問畧
舉漢以来遭時遇主經綸世故史傳所記者謹掇拾以
對張子房當秦楚之際以家世相韓為韓報仇擇可以

委身者遂從高帝漢之天下已定矣子房不受萬户之封願從赤松子遊或謂子房不終事漢者為韓也夫誅秦滅項子房之志已畢移以事漢何損于義而必去之獨其為道恬澹薄視人世之功名而有飄然遠舉之志耳荀文若遭漢室之亂間關河冀以從曹氏奉迎鑾駕徙都于許魏之大業垂成矣文若不從九錫之議畢命壽春或謂文若之死非為漢也夫士之死亦非容易使其甘為曹氏佐命何以輕于殺身獨其為才所役度天

下無可以盡其用者而自托非所昧明哲之智耳蓋世之于子房也病于予之過其于文若也病于絶之深善乎史氏之言曰智算有所研踈原始未必要終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成仁之義也其論當矣陳丞相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祖常出奇計以救紛糾之難迨諸吕擅王無能有所匡正而阿意順旨吕氏之權由此以起然能將相合謀因間而發遂定宗廟蓋其從高祖在兵間不憚爲詐卒以此成功可謂應變合權矣夫所貴

于成天下之事使皆若王陵之言未必能逆折其勢不過謝疾杜門而已其後將何以有為哉陳仲舉處桓靈之時有清世之志樹立風聲抗論惽俗為天下正人所依歸而宦竪操弄國權濁亂海内仲舉與聞喜合謀誅廢以清朝廷天下雄俊莫不延頸企踵以思奮其智力而謀之不遠致太后有雲臺之遷凶竪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而邦國殄瘁矣徒能死天下之事而智不足稱也夫户牖功成而不免于譎仲舉身殞而不失于正善

乎史氏之言曰以仁為已任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數公之力也其論卓矣殷深源識度清遠為風流談論所宗屏居不就徵辟而時人擬之管葛以其出處卜江左興亡及其入秉國鈞乘季龍之殂殁實關河蕩平之機也而出領中軍師次山桑曾無禦敵之策處國喪師華夏鼎沸豈非名之浮于實者乎謝安石高卧東山本無處世之意而諸人每恨其不出為蒼生憂及見登用鎮以和靜禦以長算

符氏率衆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夷然無懼色指授
將帥大致克捷勁寇土崩中州席卷江左奠安豈非實
之能副其名者乎雖然深源之清徽雅量固自為衆議
所歸而桓温尤忌之温亦謂人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
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斯言不誣矣或
以安石比王導則誠然而以深源並王衍不無少貶也
張燕公于玄宗最為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惓惓所與
祕謀密計甚衆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善用人之長引

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儒術開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公有以倡之開元文物彬彬公之力居多故天下稱其文姚元之尤長吏道決事無淹思三為宰相常兼兵部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諳記帝方躬萬幾朝夕詢逮他宰相畏威謙憚惟獨元之佐裁決以得專任承權戚干政之後紀綱大壞而能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才故天下稱其通雖然元之雖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然天資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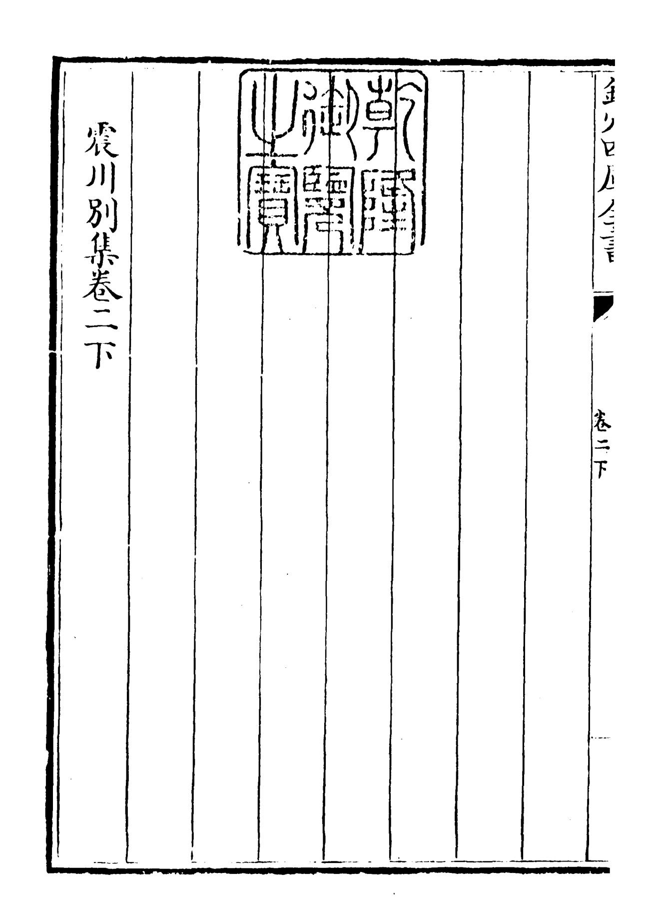
譎計出張説于相州罷魏知古為尚書而東都壊廟之對幾于佞矣故燕許並稱其文章真為無愧而姚宋齊名君子不容無優劣也房琯自成都奉冊靈武亟見任用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為衆決機務諸將相莫敢望既而以賀蘭之譖分軍討賊師敗于咸陽唐世名儒皆稱其有王佐之材然將兵固非所長一與賊遇遂至喪師前史稱其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為名宰而用違所長遂陷浮虛比周之罪桑維翰事晉當草創之初藩

鎮多不服維翰勸其主推誠棄怨以撫之訓卒練兵務
農通商以安中國羽檄從横從容指畫神色自若當時
齊王捨維翰之謀信景延廣之狂策遂被俘虜抑維翰
屈意事虜所謂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飛蓋其勢不得不
然耳又嘗讀唐史稱琯之廢朝臣多言琯謀包文武可
復用雖琯亦謂當柄任為天子立功其喪師亦以監軍
之促戰非其罪也惜夫一跌而遂不復振人比之王衍
陸機謬矣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于外一

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使居平世都將相其勛業豈小哉嗚呼士之不幸遭逢阨會身名俱殞者則房桼二子是也宋自仁宗之世天下號稱治平韓富二公與范希文歐陽永叔一時並用世謂之韓范富歐魏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朝廷多故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而與范歐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富鄭公為相守典故行故事傳以公議無心于其間而百官稱職天下無事史臣稱魏公相三朝立

二帝垂紳正笏不動聲氣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又稱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芘當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與文潞公皆享高壽于承平之秋至和以来共定大計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蓋相當矣嗚呼士之幸而遭際太平福德俱全者則韓富二公是也抑中州之人才此特因執事所問及者言之若賈生之通達蔡邕之文學張衡之精思卓

茂之循良李膺之高節黄憲之雅度鄧禹之功勳有不可一二數者孔子嘗在衛則衛多君子光武起南陽則南陽多功臣至如程氏兩夫子傳千載不傳之道統而許文正公自得伊洛之學有開世太平之功皆今河南境内之産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因程氏以求觀聖人之道而志伊尹之所志也謹對



震川別集卷二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川別集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齡

謄録監生臣翟一𨱅

欽定四庫全書

震川别集卷三

明 歸有光 撰

制誥 奏疏 策問

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賜

謚文毅誥文

制曰朕於國家之事凡臣下有所建白茍有可采咸賜

施行實以付之公議而不私焉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張治孕靈湘漢際會風雲擢掄魁於鴻漸之辰獲利見於龍飛之歳遂官翰苑事我先皇帝三十餘年往殿南都以長六卿尋被召還置之丞弼忠誠直諒庶幾有為而弗永其年然隆恩厚卹君臣之義可謂有終始矣間於娼嫉之臣易名未當頃有言者朕下之禮官攷論其世以爾辭尚體要制作渾雄心存世務議論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陸贄之識韓愈因公正而發憤若汲黯之斥張湯引以同升悉為今日之宰輔與

之異趣實乃當時之大姦是以朝廷服其節槩天下想
其風采昔我先正良用懐思不有嘉名曷稱輿論是用
謚爾文毅蓋公議久而後定非樂於有所改亦必歸于
是而後已也爾其不昧尚克享此

諭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裴爵并配贈夫

人楊氏封太夫人郜氏文

惟爾性含淳質家承素風有子為文學之臣進位膺秩
宗之命贈封薦被伉儷偕榮考其積累之原寔由善德

之致再稽令式憫卹宜厚於厥終爰軫疏聞寵數特申於併錫賁茲新寵祭以共牢尚其冥靈歆此嘉饗

諭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塗

澤民文

惟爾蚤占科名歷躋通顯屢經任使積効賢勞自頃粵寇稽誅蔓延三省生民受毒徵發連年為我中國之憂貽朕南顧之慮爾當閫寄畀此簡書協謀進兵共成犄角鯨鯢就殄嶺海漸清方茲念功遽聞奄逝豈以山川

之險遂犯霧露之危朕用惻然遣官諭祭靈其如在尚克歆承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鵬文

惟爾初由俊造薦服仕官遺惠愛于桐鄉肅紀法于栢府超陞太僕尋陟中丞屬獫狁之匪茹逦朔方之攸寄斬首捕鹵捷音屢聞繕塞保城勞績可紀方申移閫之命亟上養痾之章未究厥施奄罹大疾疆埸多故朕用拊髀人才寔難予所哀念特遣諭祭以慰幽䰟爾若有

知其克歆此

諭祭原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劉鐖文

惟爾世族名家接武科第清塗華轍薦歷寺臺昔從內庭曾董紫宮之役晚撫全浙永寧滄海之波顯有譽聞方深委寄蘭橑桂棟最勞績于考工鶴列魚書上鹵獲于幕府恩貤嗣子位正陪卿在告養痾奄忽長逝用錫祭葬以厚厥終靈其有知尚克歆服

封朝鮮國王妃朴氏誥文

制曰我祖宗誕膺天命統御萬方睠惟東藩恪修方貢奕世休饗恩賚有加朕嗣守丕基率遵先典迺國君繼祚既遣使以疏封肆婦爵從夫復並隆其命數爾朝鮮國王李昑妻朴氏出自元宗夙閑方訓爰膺妙選作配名邦方嗣位免喪之時協令居燕譽之吉適覽來表良副停懐特封爾為朝鮮國王妃於戲宜爾室家繫一國之風化共承祭祀衍百代之雲仍無隳令儀以迓多福欽哉

進香疏

某官某等謹奏為大喪禮事仰惟大行皇帝宮車遠馭奄棄萬方四海之内含氣之屬靡不哀慕况如臣等荷恩深重其於悲戀尤倍恒情謹備降香一炷具本専差某官齎進謹以奏聞

奉慰疏

奏為奉慰事某年月日接到大行皇帝遺詔以某年月日龍馭上賓普天同慕攀號靡及仰惟皇帝陛下聖孝

天性方當諒闇之時哀慕至切臣等不勝悲愴無以為
情伏念大行皇帝受天明命纘紹丕圖覆露羣生四十
五年享國日久近古罕比又以聖人為之子顧命之日
為天下得人朝不改署市不易肆海内晏然大行皇帝
在天之靈殆無遺憾矣天下神祇帝王大統陛下膺兹
付托之重伏乞仰遵遺詔節哀忍性愛精育神以繫華
夏蠻貊之望為天地神人之主綿國家億萬年無疆之
歷所以答揚光訓永世克孝實在於此臣等瞻戀闕廷

不勝大願

乞改調疏

為乞恩改調以圖報効事臣於嘉靖四十四年㑹試中式蒙先皇帝收錄賜臣同進士出身除授浙江湖州府長興縣知縣自以平生受國家養育之恩亦欲少竭涓埃以圖報稱於萬一念百里之寄實非容易臣謹守教條悉意撫循妄謂今天下生民元氣耗矣宜專務休養之不當厲鋒銳事刻覈以取目前之快也然泥古而不

通於時務信心而不違乎人情功効蔑聞罪過山積幸
荷聖明不加罪譴曲賜保全於隆慶二年六月十八日
陞臣順德府通判終以駑蹇不任驅策黽勉在官虚縻
廩祿審已量力甘自退廢又自念髫齓厲志白首不衰
方國家收録人才之日臣不忍自棄於造化生成之外
兹因入賀萬壽聖節得望闕廷君父在上臣子敢不控
訴愚悃伏望勅下吏部改臣國子監一官俾臣以五經
訓誨學者臣鼎雖貧讀書不廢于宦學桓榮已老專門

自許于師傅忖臣之力足以任之俾于未死之年少盡平生之志亦以見聖世之無棄才也臣無任懇悃屏營之至

乞致仕疏

奏為乞恩致仕事臣于嘉靖四十五年蒙恩賜同進士出身除授某官隆慶二年四月内朝覲回任今蒙陞授某官於某月日領到吏部文憑一道即離任至原籍某府某縣不意痰火忽作延醫治未痊見今病勢侵尋不

能前邁伏乞聖恩容臣休致念臣髫齓勵志白首不衰僅獲第於九科叨食祿者二載涓埃未竭覆載難酬及其未死之言敢忘圖報之志成漢二史作唐一經或能發揮盛德傳示來世

問兩浙天下重藩涵濡至治生民樂業蓋二百年於茲矣獨以承平日久吏治刓弛釁蘖或萌殆不能不為民病焉以田賦言之豪右之兼併里甲之攤稅其間欺隱飛詭姦宄四出今欲求經界之正丈量之法果當舉歟

以差役言之官司之征派應辦之煩仍其間夤緣規避
弊累百端今欲行均平之政雇募之法果當因欸自倭
夷入寇民間徵調日廣遁者雖稱裁減猶未銷兵以蠲
外加之賦茲欲議兵食之省而練土著之民可予自礦
徒為梗州郡繹騷尤甚遁者稍已怗息旋復糾衆尚隱
内訌之憂茲欲杜攘奪之源而嚴封山之令可乎夫丈
量似矣而增税猶恐槩及下田不知何以合夫遂人辨
野之規雇募似矣而輸直猶恐累及貧户不知何以得

於司徒保息之道土兵似矣變或不測事當豫防既濟衣袽之戒其可忽乎築塞似矣利之所在人不畏死卝人厲禁之守其可復乎此四者均為民病誠宜早慮而亟圖之也善救者譬如良醫之療病病已去而人不知否則投之或誤未免重困所以救之者非也是知變革之道必斟酌劑量識化裁之宜而後可以與此士於窮居天下之務當無不究心者矧是為鄉士之患諸士子必能悉其利弊毋徒諉之不知也

問我太祖高皇帝自始初建國庶事草創即命世子以師事宋濂又選國子生國琦王璞等侍太子讀書禁中其後大本堂之建制度文物盛矣而對詹同等議東宮官欲用勳德老成之士于時羣臣當其選者可得而言歟至于皇太子侍圜丘侍文華殿侍文樓無時而不致其訓戒太祖之留意國本如此列聖御極其所以設教置屬果能盡得聖祖之意否聖天子慈愛隆至近日廷臣出閣之請尚以皇太子年齡未許夫明堂保傅之篇

莫不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所謂少成若天性尤今日之所當急也即舉出閤之儀而今之東宫官屬與講讀儀注果足以為盡諭教之法歟昔賈生少年常為文帝陳之此亦爾諸生今日之所當知者言之毋讓

問國家有非常之災天之所以警戒人主使修德以保大業而受多福也今天子承統繼祚寛仁恭儉天下延頸以望至治邇來災異頻仍豈上天垂象示所以仁愛之至者歟今歲洪水泛濫瀰漫數千里而大江以南海

水震蕩沿海居民漂溺者以百萬計於洪範五行推其事類以為貌之不肅故曰貌傷則致秋陰而常雨然至於江河横流海水飛溢其變不止常雨之應而已漢世如董仲舒郎顗之徒皆能推陰陽以納説時君學者或以為流於術數假經託義非吾儒之正道然前世因天變下詔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今天下之事可言以告吾君者多矣諸士子抱憂世之志其各以意對

問昔者孔子與其門人論學其後七十子之徒以此友

教諸侯而漢興六藝皆有名家以師法相授受更千百年而學者不廢也至宋周子出而河南二程子從之受業同時有張子與二程並稱以為上接孔氏不傳之緒至朱子又獨得程氏之正傳漢以来諸儒學者固置之不足道也然如程門高第弟子謝楊呂游之徒皆親有得於其師者而朱子往往病其悖於師說至其同時如陸子静其所造已極於高明而鵞湖論辨終不能有合今之論學者所以倍譎不相入為此也夫道一而已矣

千古之人心不異也何獨為聖人之學者直有此紛紛也願聞諸儒之失與朱子之所以獨得者

問北敵為中國患吾所以備禦之者常屈於力之不足二百年强盛之中國卒未有以得其勝算能幸其不来而已然此乃上古之所不臣者猶可言也若閩廣在吾疆域之中其聲名文物與齊魯不異非秦漢之時比也而數年以來叛命者踵起雖告捷屢至而出没如故非復如先朝斷藤峽八寨之類可以旋就撲滅今幾為吾

腹心之疾矣議者謂不患於無兵而患於無財不患於無財而患於無將又謂慎選牧守則能招諭解散雖不必選將可也其果然歟宋儂智高反嶺南得狄武襄而後平定漢李固薦祝良張喬為刺史太守則不發兵而交趾九真自寧前代得人之效如此今廟朝疇咨廷臣論薦自以為極當世之選而智勇之將循良之吏毋乃猶伏而不出歟抑得人如先朝之韓襄毅王新建者於今日果可必其成功否乎其有以告我

問揚子雲太玄惟弟子侯芭能知之雖劉子駿班孟堅蓋莫能測也然桓譚以為勝老子張衡以擬五經至范望之徒皆以揚子雲為聖人抑豈無見而云然耶則吳楚僭王之譏吾未知其果然否也至司馬溫公又謂玄之書要以贊易非別為書以與易抗衡也然則今之學者皆知讀易而不能信玄則其所謂學易者亦毋乃無所得耶夫侯芭者諸士子之鄉人也故以太玄與諸士子論之

問我太祖高皇帝再造區宇創業之初經綸萬務若不遑給而紛紛著作上追典謨以遺聖子神孫者龍圖延英之所庋不啻富矣姑舉一二為諸士子言之嘗以祭祀為國大事念慮之間儆戒或怠無以昭神明命禮官及儒臣編存心錄又將饗太廟致齋武英殿命東閣大學士吳沉等輯精誠錄曰存心曰精誠聖祖所以嚴事上帝神明者至矣其大吉與其條目可舉而言歟夫以我太祖之於祭祀如此其於深宮之居褻近之御肯少

肆耶益即其對越神明之心也自古帝王著作多矣以儒者之學接堯舜禹湯文武之統此所以亘千古而莫及也二書實今日經筵勸講之所宜先者諸士子莊誦久矣宜敬陳之

問邇者洪水為沴四方奏報日聞詔命所在賑貸德意至厚也夫先王九年之積今日不可冀矣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亦有可酌而行之歟管子書云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贖人之無糧

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聖人居至高之位乃能軫念人之無糟賣子者則當世之民其必不至於死也吕成公有言天下古今不同古人可行之法皆已施用今但舉而措之耳試舉前代之救荒宜於今者有幾其若堯湯之世能念人之無糟賣子者否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徹乎夫饑而用不足而告之以徹尤今世之所謂迂者也然散利薄征實荒政之首務徒散利而不薄征又不若不散之

愈矣今議賑貸未嘗不行而曰免民田租則動以國計為言然則必使百姓受其實惠以不負我聖天子哀憫元元之意如何而可

問程子答張子定性之書以為動亦定静亦定無將迎無内外其論至矣然易傳解艮之辭謂止於所不見而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則猶若張子之恐其累於外也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程子以為才思即是已發不知戒慎恐懼亦已涉於思否吕氏求之於喜怒哀樂未

發之時楊氏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若有悖於程子之言至於李愿中學於羅仲素而知天下之大本有在於是者是即得之楊氏者也則呂楊之說亦未易可訾矣抑程子所謂內外兩忘與外順虛緣出怒不怒之言何以辨艮卦之傳與息緣反照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者何以殊才思即已發與可使如槁木死灰者何以異夫學者於佛老皆知闢之矣至吾儒心性之學常不免與之相涉者凡此皆諸君平日所當體驗

而析之於毫釐者願聞其說

問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孝文一代之賢主其始未嘗不深知誼而卒為東陽絳灌之徒所排棄誼長沙武帝始三策仲舒乃以為江都相後亦見嫉於公孫弘再相膠東竟廢於家昔人稱賢才之用舍繫國家之治亂誼雖不用無損於文帝之治武帝以汲長孺之廷爭而上所傾向乃在於弘湯使仲舒列於九卿其亦何

所救乎即二子得君如伊吕其果可以追三代之治乎抑班固言誼之所陳孝文畧見施行仲舒居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及武帝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官舉茂才孝廉皆仲舒發之則二子於當時蓋未為不遇也而誼乃至自傷比於屈子之沉沙而後世尤以仲舒不用為武帝惜何也

問孔子賛易自庖羲氏刪書自帝堯此以前未之及也雖好奇如司馬子長亦斷自黄帝以為史記然圖緯所

載世猶傳之泰皇九皇之稱或亦見於史記管子謂古封泰山七十二家春秋緯有十紀之名其亦可信歟或謂古有渾沌氏蓋天地之始生如屈子天問淮南子所稱多儒俒然皆無有及於此者至如豨韋冉相容成之號又何所徵歟孔子稱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論十三卦制罷尚象之始則上古有天地其漸有帝王固理之必然者而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當孔子時前古之書猶有存者何孔子皆棄而不錄歟宋

司馬温公為資治通鑑而道原劉氏與温公深相契合然通鑑不敢續獲麟劉氏作外紀乃始於盤古氏何也以諸君於書院中方讀外紀試相與論之

問周官之法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以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周公之所以經紀天下者詳矣國初斟酌前代之制定為里甲實本於此今天下編户不具黄籍無稽流冗與土著雜處見丁著役脾面沿

門輪遞之法比郡罕有行之所以姦宄竊發四夷交侵夫豈不由於此也夫周官自鄉大夫至於閭胥無非教民以孝弟睦婣敬敏任恤漢置三老猶有此意我太祖高皇帝手諭教民榜文固在今欲遵行令鄉老教民決訟議者以為不可行何也夫不遵奉典憲而徒取壹切以務聲名豈國家所以任屬長吏之意茲欲求化民成俗之效何道而可諸士子為我言之

問周官宗以族得民昔之聖人其治天下而篤于敦本

故其民維繫而不可解夫氏族之始宗法之立其可詳歟宗法廢而譜牒重歷代為譜學者可數歟魏氏北方胡為而獨重髙門唐尚文雅胡為而更崇氏族袁誼柳玭豈非世家之賢者乎今譜牒亡矣宗法豈可得而復乎與諸士子論道而及此毋以為迂也

問兵之所圖畫者地形也古有九塞猶在中國之間若夫北紀與外域為界夷夏之大防莫嚴於此矣秦漢取河南地因河為固議者不以為上策何歟魏晉之世氐

羌雜處江統郭欽嘗論之矣以魏武之英畧不知慮此何耶魏之六鎮唐之三受降城源懷之所論張仁愿之所營果周秦之故塞歟石晉以十六州賂契丹中國失勢以宋太祖太宗之烈不能爭尺寸終宋之世武功不競卒貽青城之禍抑其故何也我國家驅逐前元中國之勢尊矣然朔方故郡統萬舊城元得以居之在廷碩畫之臣時有論建而未能復也諸士子籌之於今日必有勝算

問兵衆之所聚必有行列司馬法軍旅什伍之數具矣管夷吾作内政所以輕於變古者何也世言陣法葢本黄帝握奇而公孫弘范蠡樂毅之説果得其意歟諸葛孔明演之為八陣圖後世惟晉馬隆隋韓擒虎甚明其説李靖傳之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李筌配四正四奇之位于八卦而裴緒新令有九陣圖其説可得而詳歟孫子曰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兵之至妙非陣莫能也而筌又以為兵者如水

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筌雖為圖而其說乃又出于圖之外固知兵者之所不可不究也頗有闕焉
問古語云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將者三軍之司命也人主求天下之士而尤難於得將才而兵法言論將之道有所謂五才十過八徵其求之可謂詳矣又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又曰將之所慎者曰理曰備曰果曰戒曰約其責之可謂全矣然昔君臣之相遇風雲感會

定分於俄頃如湯之聘伊尹於莘野文王之載尚父於渭濵其果詳而求之歟齊桓登管仲於車中秦穆用百里奚於牛口其果備而責之歟古之人相遇如此之盛也今天下嘗病將才之難然恐有之而不能得也孔明不遇先主終老於南陽而已桓温顧王猛而別求所謂三秦豪傑者豈豪傑之伏而不出其坐此歟抑雖終日與之居而莫識其人也請質之諸士子以觀其所以自待者

問自戰國力政而言兵者始籍籍矣其書大抵不出權謀形勢陰陽伎巧四種而已而後世又有所謂三門者何歟夫兵者不過以智鬭智智饒者勝以力角力力雄者强宜無事乎至高之論也今其書乃類言大道者如所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又曰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又曰神明之德正靜其極誠如其說則古之為將者必聖人而可也其果然乎又謂度量數稱則兵之法何又本於六律也至如荀

卿子之議兵呂覽之言簡選淮南之敘兵畧諸士子亦能通其說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言九變而賞罰可言則兵者在於禮樂刑政為至粗者也今能達於此說則知兵之非至粗也願聞其旨

問兵者天下之至變其安危存亡常在反掌之間繫計之得失明矣請以前史論之成安君之禦漢師也果用李左車之言則淮陰將遂困井陘乎吳王濞之向關中也果行田祿伯桓將軍之計則條侯遂委關東乎董卓

專漢命梁衍獻規於皇甫義真若從之其能就格天之業否也夏侯楙鎮長安魏延進計於諸葛孔明若用之其能成擒魏之勲否也淝水之捷苻秦奔潰謝安石何以不知乘之渭橋之勝關中幾復宋武帝何以不知取之澶淵之幸議者謂寇忠愍拘小信而不亟徼擊否則能使隻輪不返鄜朱仙之捷議者謂岳武穆守小忠而不能矯詔否則能使中原廓清鄜諸士子來應武科一斂之任主司者不以此相期也當必有獨明將帥之大

畧者姑舉一二以相試焉

問古今言兵者莫過孫子其書於兵之情變無所不盡後之用兵者猶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加規矣嘗試舉其類如司馬懿不取小利而斬文懿此能而示之不能也班超詭言散衆而降龜兹此用而示之不用也韓信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遠而示之近也岑彭西擊山都而潛兵渡沔以敗張楊近而示之遠也耿弇攻西安而拔臨淄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也鄧

艾據洮城而困姜維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徐晃飛矢而下韓範拔人之城而非攻也陶侃函紙而擒温邵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若此之類豈習其法而一一規合之歟抑其書足以待無窮之變而自不能出其範圍也夫果人之巧妙自與之合則孫子之書亦可無用歟驃騎將軍言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其然乎試為我言之

問孔子之在當時人皆知其為聖魯三桓葢僣竊之尤

者而孟僖子臨殁使其子師事孔子季桓子病輦而視魯城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得罪孔子故不興也嘗讀其言而悲之然晏嬰子西號為春秋賢大夫當是時齊楚之君欲裂地以封孔子而子西沮之不遺餘力何也子西猶知以孔子為聖人特自安于僭陋耳若晏子肆為詆譏何其無忌憚也其後司馬氏父子稱良史猶祖述其餘論以為儒者不可用至於後世往往陽尊孔子而實陰用老聃申韓之術以治天下晏子之論何其

流禍之遠也蓋千載人心學術之辨在于此願與諸子論之

問昔稱吳興山水清遠士大夫皆慕遊其地其民風土俗之淳載于圖志者可考矣今時若與古異者將世變之不可挽歟抑治之教之者不至也漢内史之辨租賦渤海之化盜賊京兆之治告訐此其彰彰著聞者豈今時獨不可能歟其方畧化道見於班史可得而聞歟夫為吏者固不敢鄙夷其民也將求所以移風易俗之方

何道而可諸士子為我言之

問我太祖高皇帝初定金陵姑蘇實為强敵自得江陰長興而處吴之勢成矣耿元帥實建取邑之功遂留鎮其地血戰者十年使上無東顧之憂卒殲巨寇以集大勳其經畧備禦之策可得言歟洪武十七年上親定功臣次第功高望重者八人長興侯次居第六及功臣廟六王之下又有十五人而長興侯不與何也巳卯真定之援其死生大節世亦莫得而詳焉諸士子為其邑人

宜知其故其為我言之

問先儒有言士之品有三有志於道德者有志于功名者有志於富貴者今天下之人大抵出于科目夫志于富貴者不足言矣先朝講明道學如吳康齋輔相三朝如楊文貞諸公多不盡出于科目今之所謂道德功業非科目無稱焉是果足以盡羅天下之才耶然如二公者求之科目蓋少也夫科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則天下之才果何所在豈士之不得于此遂不能立德而著

功名也亦有謂科目敗壞天下人材其果然歟諸士子皆邑之俊彦今兹来試其所以自待者于士之三品何居顧聞其志

震川別集卷三

